

国家艺术基金不久前发布首批将进行资助支持的舞台艺术项目，四位青年编舞家创作的四部小型舞剧名列榜单。获得基金支持之后，四位编导将在主办方的协助下，深入民间采风、赴纽约大学Tisch学院进行短期学习与交流，现阶段在导师的辅导下已经开始进行集中创作与排练，将于今年12月17日-20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四台小型原创舞剧。“这一过程真切体现舞蹈创作要结合当下，要跨界交流，而不是自说自话，用心的作品才会获得认可。”中国舞蹈家协会驻会副主席、著名舞蹈理论家冯双白说。



原创舞剧《幻茶迷经》剧照

## 冯双白：舞蹈不应该再自说自“划”

### 原创舞剧对应回答生活

“圈内有句玩笑话，‘看得懂的是当代舞，看不懂的是现代舞’。”冯双白笑言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舞蹈圈的创作尴尬。“当代舞作品体现的是主流、核心的价值观，大多给现实题材、现实生活以艺术家独特的关注，总的来说是积极的。”在舞蹈语言上，当代舞广泛运用多舞种的素材，舞蹈动作来自生活动作中的提炼。冯双白认为，现代舞是艺术工作者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现状、困惑甚至难题给予的判断和理解、表达；带有前卫、反思和批判的特色。

“参加过很多届各类当代舞比赛，几乎很难发现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，很多作品似曾相识，这也反映出我们的编导缺乏发散性思维、缺乏反映生活的独特视角等问题。不要机械地理解反映现实生活，要拓宽自己的视野，当今社会人们的生活、丰富的情感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关注和深入挖掘的。”冯双白说。

以入围青年编导费波的《第一束光》为例。该作品从芭蕾舞演员最常见的伤痛切入，灵感源自中央芭蕾舞团首席王启敏受伤的故事，王启敏和她的搭档、爱人李俊将共同出演。“创作来自每天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，舞者是我最熟悉的人群。启敏受伤以后，现在腿里还有钢钉。当她站在舞台上，每次大幕拉开都有一束光照进来，在她受伤之后，这一束光就是舞者的信念，能战胜伤痛和挫折。”费波说。

(上接G1版)

### 舞蹈圈冲破固有藩篱

“关于舞台、关于创作本身，舞蹈和外部世界需要获得交集，舞蹈的表现能与其他的艺术形式跨界。”冯双白说。以本次入围的柳宁作品《听天说》为例，这部作品更像是创作者自身舞蹈理念的总结。他的舞团每天早上的基本功不是芭蕾，而是呼吸、打坐和行走。在柳宁的导师、雕塑家向京眼中，身体是舞者的媒介，柳宁的概念是将舞蹈还原到身体本身，“因为身体在现代已经被赋予太多的意义，当身体还原之后，寻找超越人性的所在”。

“现在的舞蹈创作太过自我，总是表达些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。一方面，这样的作品很难指望获得相对多的人理解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部分舞者的技术问题，主要是思考和表达的问题、关注点的问题。”冯双白说。

以参加本届戏剧奥林匹克，沈伟的舞蹈作品《声希之夜》为例，中国舞协曾为其举行“我的舞蹈语言观——与沈伟谈舞”活动，结合一组组沈伟在美术、舞蹈等多种艺术领域艺术创作的照片，让大家看到了一位艺术嗅觉灵敏、艺术造诣深厚的艺术家，在保持对舞蹈忠诚热爱的同时，自我发掘，结合自身学习古典戏曲的出身，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表演和创作方式。“沈伟不仅仅是观众眼中单纯的舞者、编舞家，他还是画家、是设计师、是舞蹈传播的使者、是一位丰富的艺术创造者。”冯双白说。

### 独立创作者是舞蹈的希望

冯双白认为，近年出现越来越多的舞者，不再依附于一个团或者一个体制，慢慢开始走自己的路，找自己的市场，这在舞蹈界是极其重要的事情。“以往我们的资金更多支持一些大部头舞剧的创作，选择倾向于恢弘的题材、民族历史故事。”冯双白说，“60多年一直在做宏大主题特定轨迹上的东西，今天终于有了这样的几位舞者，有自己的个性”。

接下来要做的是，让艺术的个性更多地触碰真实存在的现实问题，关注现实题材。“中国传统文化对舞蹈的基本要求是‘立象进意’，艺术家关注到生存的境遇和现实的生存问题，由此生发出悲天悯人的艺术情怀，这才是有艺术内涵的作品，才会获得观众的理解和支持。”冯双白说。“这些微型原创舞剧，跟大歌舞走完全不一样的道路。小剧场艺术更加强调艺术家自己个人的体验，终于可以不再为完成单位任务去完成一个节庆演出了，终于可以真正去说‘我’心里想说的话了。”冯双白说，“自我充实，永远抱着‘好玩’的乐观心态去探索，钻研多元艺术形式；自我突破，永不重复地在舞台以外的地铁、广场、博物馆等城市每个角落，向不同阶层的观众传递舞蹈的魅力。我觉得说出自己内心真正的艺术家想说的话，这个应该是在小剧场呈现的原创舞剧非常重要的东西”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姜琳琳

## 市场挤泡沫 新年音乐会减量瘦身

### “骨灰级”乐迷增长缓慢 音乐会要培养起真正的“粉丝”

市场的成长、欣赏判断能力的提高，必然需要一个过程，北演从1996年开始做新年音乐会，转眼就是20年纪念的节点。2015年的新年音乐会将被张海君视为“北演再创业”。在他看来，该是主动培养观众的时候了，不然难以生存。

“如果像以往的市场，闭着眼睛都能赚钱，没人会去动这份心思。”张海君说。“以前对于新年音乐会可能还有‘看新鲜’的成分在支撑，但是未来，新年音乐会‘洋气’的感觉已经不再是能吸引观众进剧场的因素了，能做得动、坚持得下来，还得看节目质量。”

“过去一直将新年音乐会服务的对象定位为专业乐迷，北演曾做过一个调

查，从第一次将新年音乐会的概念引入国内算起，将近20年，‘骨灰级’乐迷的增长还不到5000人，这部分是‘铁杆粉丝’，是真正的客户。除了他们应该还有一部分潜在客户，是以前被我们忽略掉的，也就是普及的对象，先要通过低票价拉进来。没有太多财力，只是喜欢的半专业爱好者。”

北演2015年新年音乐会通过降低票价，在票房总额设定上调低了1/3，“去年700万元，今年只做到500万元，100块钱以下的票往年不到200张，今年有800多张，总额降了200多万元”。

为了培养半专业的爱好者，北演在人民大会堂的新年音乐会有个传统，上半场多是熟知的名曲片段小曲目，“只为让观众坐下来，下半场才是大部头曲目，给专业乐迷过瘾的”。张海君说，这是在专业欣赏和艺术普及之间做出的权衡。

比如2014年北演在人民大会堂的新年音乐会，曲目以柴可夫斯基、瓦格纳、德沃夏克三位世界著名音乐大师的经典传世之作为主，上半场除柴科夫斯基脍炙人口的《天鹅湖》华尔兹序曲外，还有《胡桃夹子》双人舞曲，以此纪念国人心中倍感亲切的“老柴”逝世120周年。瓦格纳的经典作品《纽伦堡名歌手》和《罗恩格林》，除了考虑到中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之外，也比较符合迎接中国新年的气氛。下半场则是交响乐史上的经典曲目德沃夏克《第九(自新大陆)交响曲》，长达42分钟。

“每年都会在曲目选择上颇费周章，因为真正的乐迷偏爱难度高的大曲目，乐团也会倾向于展示本团实力，偏爱大曲目。曲目协商的过程往往很纠结，要照顾专业乐迷，要照顾一般观众。”张海君说。

北京商报记者 姜琳琳



《2014年新年音乐会》演出照